

岁月
年华

我与春联的故事

□李伟

向来写春联在乡下是件挺隆重的事。读书识字的文化人并不多，春联上到底写的什么也全然不知，只是感觉红纸上透着别样的喜庆，这喜庆又烘托出了浓浓的年味，若是哪家门楣上少了一幅春联仿佛这个春节都残缺不全了，无论是气宇轩昂的宽敞大院还是简陋贫寒的土屋瓦房，孤零零的门楣清爽倒是清爽，没有了红红的点缀和滚烫的祝福，连主人的心里都觉得魂丢了似的寡然无味。

地处鲁中山区儒家文化影响深远的山里人格外珍重春节的习俗和礼节。捉襟见肘的拮据日子却充实着形形色色的条条框框。不像现在富则富了，随心所欲，口腹之欲得到极大满足，对习俗和礼节的重视大不如前了，甚至视而不见了。即便是家族祠堂蒲团上的叩首也显得轻描淡写了，哪像小时候稚拙如捣蒜的磕头那番十二分的虔诚和信奉。

我自小就喜爱春联，喜欢红纸上浸润的墨迹墨香，也喜欢那些文学性的工整对仗音韵和谐。记得七八岁时父亲带我去博山樵岭前走亲戚，具体说是他的拜把干兄弟，父亲独子没有兄弟姐妹，拜了两个干兄弟，其中一个就在樵岭前。我对那位秃顶的敦厚的爷爷和高大威武的叔叔印象不深，却对大门和厢房新贴的春联大为艳羡，仰着脖子驻足流连，一边啧啧称赞一边在手心比画，想着竟有人写下这么美的春联，我什么时候才能写出这么一笔好字？我好像有种见字起意揣摩成痴的本能，一旦发现了中意的春联就拔不动脚，恨不得把字吃下去。这个习惯一直持续至今，实际上这是一种自学自悟的能力，我写春联并不是受教于师，说写就写起来了。

真正写春联的时间是在上初中之后了。心里从小就种下了春联的情结，每到春节前还真有那么一股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劲头。慢慢熟知了每年流传在村里写春联的那几位字学究样的人物，那是他们颇为自傲的资本。初一幸遇了一位书法绝佳的数学老师，闻名遐迩，与书法一样出名的还有他的风流倜傥桃色艳遇。在课堂上见识了他络腮胡的艺术范和周正美妙的板书体之前，我早在村里代销点的门楣上见过他纯正的柳体书法：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他的书法是远远超越了村里那几位自学成才的老师了，典型的正规学院体，无可挑剔。那时候正流行台湾电视剧《昨夜星辰》，尤其是主题曲更是风靡大陆。数学老师柳体正楷宣纸写下的那段“爱是永恒的星辰，爱是永恒的星辰，绝不会在银河中坠

落。”经典歌词就张贴在他的办公室后墙上，我每次经过办公室后窗都会偷偷瞄几眼，满足一下对艺术的渴望。他教了我们两年数学，我在书法方面受益良多，在这个阶段有意无意地模仿都是美的熏陶和艺术的领悟，直到今天我依然清晰地记得他运笔用墨的特色和风格。

印象最深的一年是春节前村干部让我去村委会为五保户烈军属写春联。村里历来有春节为五保户烈军属送春联的美好传统，这也是春联的一大功德，带有慰安和问候意味。这样的春联写起来很有动力也更有意义。那天一家人正围着一锅烂熟喷香的带鱼吃得恣意，小学同学跑来传达旨意，我割舍不下又恐耽误事，草草喝了点水直奔村东头而去。所谓的村委会实际是村领导的家，寒冬腊月，冷风砭骨。那年月感觉格外冷却格外能抗。我就在冷飕飕的陪伴下展纸研墨，挥毫疾书。简陋寒酸的房内崎岖不平的地上摆满了一副副热情滚烫的春联，红红的春联使蓬荜生辉，连续的书写我是满头大汗。这是一种流水作业式春联书写，写到最后都有机械麻木感了，写得又快又多也就没法保证美感了。但我想即使再怎么应付敷衍也总比大批量印刷出来的春联好，任何手工操作的春联因了书写者亲力亲为情感投入的缘故总带有那种原始喜庆和特有年味的因素，这比一切印刷春联上的华丽炫彩花团锦簇更打动人心。

我想无论是中国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是乡土中国的文化土壤早已形成了源远流长的春联文化，这是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文化特色彰显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大发现和创举。我常说体系博大的中国春节文化包含诸多文化载体，文化载体是具有物质传承和精神激励作用的，在一代一代的历史沿革之中不被时光掩埋依赖的就是这生命力强大的文化载体，春联文化即是文化载体，具有烘托记录和传承价值，我们理应好好保护总结和践行发扬。在现代快节奏资讯高度发达传播无孔不入的狂轰滥炸的包围之中，我们要有足够的文化定力和传承初心，坚持不懈坚定不移地守护好优秀传统文化的优秀因子，因为那是文化的根脉，精神的源泉，代代相传，薪火不断。

前几年夏天去高密参访莫言故居，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故居短暂火了一把，随即归于平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紧锁的斑驳木门上贴着的那副流传甚广的春联：忠厚传家远 诗书继世长。这是千古农家梦，一副对联浓缩了耕

读传家的世训和追求。这副对联几乎比唐诗宋词在广阔的民间大地更有影响力和渗透力。还有一副对联也是千古流传，那就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此联出自初唐诗人刘希夷的《代悲白头翁》一诗，内蕴深刻，极具哲理。写在春联上的这句诗提醒着每一个人今年和去年的不同，警示着每一个人韶华易逝人生易老，让人生出无限的感慨和生命的紧迫感来。另有一副对联与此联有异曲同工之妙，那就是：年年难过年年过 事事无成事事成。此对联是写在南京鸡鸣寺里的名联，陈毅在 1923 年的时候古为今用重新书写，是有感于当时国家的破败和民生的凋敝化用妙联抒发慨叹，同样具有巧妙的构思隽永的哲理。

烟花爆竹在一片争论声中到底还是禁放了。年味的寡淡势在必然。对联承担的文化意味和年味寄托更加凸现。而现况是大部分楼房门楣上张贴的都是大同小异的印刷品，手写春联越来越少了。过去那种打好浆糊一家人顾盼左右一起贴春联的氛围和感觉越来越遥远了。我们怀念那时的年月，那时穷则穷矣，可是我们有不惧严寒的守岁，有叔叔大爷送的舍不得放的浏阳鞭炮，有一年一次扬眉吐气的新衣服，有走村穿巷逐家拜年的习俗，还有无数在浓浓的年味里生发出来的诗与远方……

我屡次和老同志们说，如果节前一天闲来无事到市区到处走走逛逛，免费赠送的印刷春联福字拿个十副八副绝没问题。他们哈哈一笑，又似乎很不情愿。他们说印刷的春联福字哪有现场手写的好啊，可问题是找谁来写呢？我说你们放心我来组织，于是我安排工作人员邀约了部分知名书画家，同时也邀约了部分知名的歌唱家和文艺团队，现场手写现场发放，原汁原味保质保量。在民乐《喜洋洋》的喜庆氛围中，各位书画家濡墨挥管，大展才艺，前来领取对联福字的家人们络绎不绝，面露得色。歌舞升平，推杯换盏，何其乐哉！

从前年开始，我家的春联也由大女儿手写了，我把这一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传帮带给了下一代。女儿从欧体起步，春联也是正宗的欧体，方折圆润，端庄优雅，很是入目。每每春节回老家，漆黑的大门两侧有时候贴的是父亲手写的春联，有时候是别人代写的春联，还有时候竟然是印刷的春联。前年的春联横批尤为我深记：喜开新局，我慨然长叹，春联是寄托啊！寄托新志，寄望未来。

持家的村民往往擅长废旧再利用，将加工正品豆腐剩下的豆腐渣再次冲水榨出余汁，还可以做成一些油豆腐和水豆腐，品质上虽然没正品的好，但放心、绿色、原生态，不仅可以满足自己家庭过年所需豆腐，还可以送一部分给亲友。有人还在豆腐渣中和进面粉或者糯米粉做成豆腐渣饼，晒干之后放进石灰打底的器皿中，确保在干燥的空间内不让豆腐渣饼变质，到春耕时节用豆腐渣饼炒香蒜、炒腊肉，还是一道很有味道的美食。

除夕之夜，一家老小用齐心协力磨豆腐换来的辛苦钱，穿上了新衣，吃上了腊肉、圆子、豆腐醃、糖果等春节美食，过上一个富足的春节。如今，年关又近，早已定居城市的我，耳畔仿佛又响起了那悦耳的石磨声，这声音是乡村年味的交响曲，是乡村年俗的诗意表达，更是乡亲们勤劳质朴、奋发向上的真实写照。

慢
时光

瑶乡里那些不变的年味

□李振杰

“冬至大过年”，我不太理解这句话本来的意思。有人说这指的是冬至这个节日比过年还热闹；有人说这个节气比过年重要，过了冬至，白天就一天更比一天长了。但无论如何，恭城瑶乡的年味，应该是从冬至时就开始了。

冬至前后，家家户户开始晒腊肉、腊肠。这时候天气晴好，宜于晾晒。于是这时候就开始杀猪，有的是几家人合杀一头，有的是一户一头。那些腊肉和腊肠，开始晒的时候，特别鲜亮，在门口挂着，一排一排的，年味就出来了。过几天，颜色黯淡下来，那些香味便蕴藏到了肉或肠的里面。有火塘的，还要到灶上挂几天，再让火烟熏一下，把香味包裹得更严实。吃时，或蒸或炒，出锅时整个屋子都飘满了香气。

远亲不如近邻。在恭城农家，杀年猪必邀请邻居。头天晚上，就跟邻居年青壮年约好。第二天主家早早地把大锅小锅盛满水，大火烧开。八九点钟，大家就聚拢来，七手八脚地，有的人扯耳朵，有的人扯猪脚，有的人扯尾巴，还有人专门端一个装着盐水的盆接猪红。小孩们则欢呼着远远地看热闹，等大人们搞定了，他们就先弄了猪肝，蘸了盐，用宽大的臭牡丹的叶包在了灶里煨了吃。有的地方一年要杀两次过年猪，比如栗木镇的泉会村，冬至时杀一头，用来做腊味，到了腊月二十七八，再杀一头吃新鲜肉。不管一头还是两头，无一例外，都要请上邻居，特别还要请上村里的老人。我到过一家，当天中午足有十桌，热热闹闹，好像办一次喜酒。

我们村一带有一句俗语，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宁背债过年，不背垢过年”，意思是过年一定要搞好家里的卫生，背债过年是小事，邋邋遢遢过年却是不能接受的。过了小年夜，灶王上了天，就可以轰轰烈烈地搞家里的卫生了。有的灶陈旧了，就把旧的灶撬了，建新灶。砌灶，女主人是总指挥，建在什么位置，怎么建，由她们说了算，男人得老老实实地按女主的意思做，否则灶门小了，或大了，或后灶壁上火不畅，那是会挨上一年批评的。搞卫生是全家上阵干的，女的负责把家里的墙壁、窗户、桌凳、用具等全擦一遍。以往居住条件不好，屋前屋后的卫生难搞，要把沟里的淤泥清理干净，担到远处倒掉，这是男人们的专属工作。现在居住条件好了，但清洁工作的要求更高，要求庭院无尘，要求窗明几净，不过好在现在的工具齐全、方便，做起来得心应手。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平安镇有几个村，除了大家一起过的年以外，在正月二十还有一个“派赖年”，这个“派赖”在恭城方言里却是“邋遢”之意。原来，这些村在当年日本兵入侵时，村里人都外出避难，没有举行过年的仪式，日兵撤了后，正月二十才回家胡乱地过了一个年，为了记住这段历史，“派赖年”便沿袭了下来，还会邀请不惯“派赖年”的亲友一起过。只是，如今“派赖年”再也不“派赖”仓皇了，而是和过年一样，热闹、洁净、喜庆，相当于过两次年。

也是小年夜前后，村里开始准备赠送油茶的食物。像糍粑、甜糕、咸糕一类，是常规项目。在打糍粑时，还会做点“豆籽粑”。将红豆煮软，拌了糖，包在里面，更好吃。小孩们等不到上锅煎，一包好就直接吃了，红色的豆粘在嘴上、脸上，像戏里的花脸。恭城的一种特色美食叫水浸粿，有人说就是粉利，我觉得它不是普通意义的粉利，因为它太漂亮了。虽然它只是在揉时，把一红一黄两条色条粘在大的米粉团里，反复折叠，然后窝了手心精心揉搓，压扁而成，但有经验的人做出来的水浸粿，花纹从圆形的中心扩散，大小一致、间距规则、色彩错落有致，精美无比，仿佛是一件上等的工艺品。略干之后，在水里一浸泡，晶莹闪亮，色泽鲜美。在三江乡一带，还做“饺子”，是一种油炸食品。在“衣呀一咕咚”的节奏里，将浸泡一晚的糯米舂碎，在拍铜筛的“啪啪”声中过细。将糯米粉和成团，压成片，然后将片切成条，三根为一整体，一端相连，然后捏着两端一绞，三根错落搭在一起，将间搭处压合，就成了一朵莲花，当地也叫“莲花绞”。下油锅后的成品又酥又脆，放在油茶里，吃起来可谓“有声有色”。在物资匮乏的年代，下油锅时是不许小孩在一旁的，大人们关了门在灶屋里炸，说是太吵了会更“扯油”，本来一斤米原料只要二两油的，可能会升至半斤，实际是害怕小孩嘴馋。现在不一样了，做的时候，男女老幼一起上阵，热热闹闹。小朋友们捏成小鱼、小猪或小狗的形状，放到油锅里游，玩得开开心心。

到了二十九，就开始贴红啦。家家户户红灯笼一挂，对联一贴，青山绿水里便有了成片成片的喜庆气氛。瑶乡里，还保留着贴小红条的习惯，巴掌宽，七八寸长，到处贴。门楣上贴“对我生财”“紫气东来”，厢房门上贴“万事如意”“幸福安康”，粮仓贴“五谷丰登”，猪圈鸡舍贴“六畜兴旺”……远处一看，好像许多小红旗在飘扬。

然后……然后，诸事完成，大年三十那天，就是准备一桌好酒好菜，到下午两三点钟，村落里开始响起供奉祖先的鞭炮声。吃了晚饭，大人小孩换上全新的衣服，围在一起看春节联欢晚会，一边开心地品尝各类零食。

到了零点整，鞭炮声在村屯间连绵起伏，烟花、焰火映亮夜空。

于是，新的一年、新的希望又开始啦！

美
在民间

石磨声声传乡音

□诸葛保满

每每临近年关，我就会想起村里的石磨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那几年，每逢年关村里家家户户都加工油豆腐，那石磨声声就是悦耳的春节交响曲。

我们村历来都有磨豆腐的传统，村民磨的豆腐筋道、色泽好、成型漂亮，深受好评。改革开放春风搅活了城乡经济，城里的几家大厂子，不知道从哪个渠道知道我们村的豆腐好吃，便相约拉来大豆和油，让村民加工，计件付给加工费，丰富了职工的春节菜篮子，让村民增加了收入。

我记得，因为家里孩子多、用度大，父亲去领豆子总是往最上限争取，没日没夜多干活。磨过年豆腐的那几天，我总是在父亲那唧唧呀呀的推磨声中醒来，待我们起来，他已经磨好三至四锅豆浆了（一锅豆浆要磨六至八斤干黄豆）。大家起床后就接力父亲的活儿，磨豆浆、烧水、冲浆、滤渣、煮浆、放石膏粉、压模成豆腐……其中，放石膏粉属于技术活，放多了豆腐太老，产量低、炸出的油豆腐不空心，放少了可能连型都

成不了，所以需要特别用心。

入夜，村里家家户户的厨房灯火通明，油香味、豆腐香味以及柴火的噼啪声、油豆腐在油锅中翻滚的咕噜声弥漫在村庄的上空，合奏成最接地气的春节交响曲。这是加工豆腐的最后一道工序“炸油豆腐”，需要全家总动员，一家人分工明确，有人负责烧火，有人负责将豆腐块改刀切成边长约三厘米的正方体，有人负责掌管油锅，将切好的豆腐丁放进油锅内炸成黄爽爽的、空心的油豆腐……此时，烧火的和掌油锅的需要密切配合，加热油的时候需要大火，豆腐丁初下油锅的时候火力要慢慢减弱，火力太猛会导致豆腐炸裂，外形难看，火力太弱豆腐不空心还巨“吃”油。最终，将豆腐炸香炸脆之后捞出沥油，再放入箩筐内，次日送到村口交货领加工费……除夕前的一周，村里的家家户户天天如此起早摸黑、日复一日加工豆腐，形成了特有的“豆腐长龙”春节景观。